

市朝佳骨相天
主休野人



年譜叢刊

司馬光年譜

〔明〕馬巒
〔清〕顧棟高
編著

中華書局

責任編輯：崔高維

司馬光年譜

〔明〕馬 縉 編著
〔清〕顧棟高

馮惠民 整理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6 1/8印張·284千字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300冊 定價：9.00元

ISBN 7—101—00446—6/Z·50

前言

年譜是紀傳和編年二體史書的一種演變和發展，它肇始于宋代，興盛於明、清，至今存世的各種年譜約有四、五千種，其中以清代年譜居多，還包括不少善本、孤本、稿本和手鈔本。關於年譜的價值，清初學者全祖望在施愚山先生年譜序中說：「年譜之學，別爲一家。要以巨公魁儒事蹟繁多，大而國史，小而家傳墓文，容不能無舛謬，所借年譜以正之。」見鮑塘亭集卷三十二。清季學者孫詒讓在冒巢民先生年譜序中也有更爲詳盡的闡述。他說：「自北宋人以陶、杜之詩，韓、柳之文，按年爲譜，後賢踵作，綴緝事蹟以爲書者日多。於是編年之例通於紀傳，年經月緯，始末昭焯，此唐以前家史所未有也。蓋名賢魁士一生從事於學問，論撰之間，其道德文章既與年俱進，而生平遭際之隆污夷險，又各隨所遇而不同，非有譜以精考其年，無由得其詳實。卽一二瑣屑軼事，亦其精神所流露。國史、家傳所不及詳者，皆可摭拾入之年譜。凡史傳、碑狀紀述舛午不可治者，得年譜以理董之，而舛然如引繩以知矩也。」見籀書述林卷五。由此可見，年譜既可以補充國史、家傳、行狀、墓誌的闕略和不足，又可以借以訂正某些記載的疏漏和錯誤。由於年譜以年月爲經緯，專門譜敘某一譜主的

道德、學問、事業，同時又兼及與譜主事蹟有關的歷史背景和重要的人物、事件，所以，年譜是研究各類歷史人物，考其人，知其世的重要材料。

關於北宋著名政治家、史學家司馬光的年譜，自明、清以來，計有三種，即：

明馬鑾編輯、溫公十八世孫司馬露校梓司馬溫公年譜六卷（簡稱馬譜）

清顧棟高輯、劉承幹校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年譜八卷卷後一卷遺事一卷（簡稱顧譜）

清陳宏謀司馬文正公年譜一卷

馬譜之前有馬鑾敘，自署「嘉靖壬辰孟秋吉月涑水鄉後學希遷生馬鑾子端甫」，則馬氏字子端，號希遷生，與司馬光同里，為山西夏縣人，祖父馬忱，天順壬午舉人，曾任武定州判官。父驤字世用，成化丙午舉人，弘治丙辰進士，正德初遷刑科都給事中，後轉松江同知，擢知饒州府，補鄖陽府，著有梅軒集等。

馬鑾在述及撰譜緣由時稱：「周、程、朱皆有年譜，近世月湖楊公復撰二程年表，公顧少焉，非闕典焉？鑾幸生公闕里，慨自髫髻，獲讀遺書，仰山景行，羹牆如見。竊不自揆，考諸史、文集記事之書，掇取其要，次為此編，期與周、朱、二程之譜同行於世。」可知嘉靖壬辰為該譜編定之年，即一五三二年。譜前所附王遠宜敘，寫於萬曆四十六年（戊午，一六一八），敘稱司馬露「亦以先澤故，讐校不遺餘力，殆不墜家聲者。是書之成，適值余視饒河東，而

涑水去郾城里不半百，向余問序，余因述其槩，以示執鞭之意云。」王敘上距嘉靖壬辰八十有六年，且與司馬露付梓時的跋語同書於一年，則王敘「是書之成」云云，係指司馬露校定馬譜。馬譜編定在嘉靖壬辰，司馬露校梓在萬曆四十六年戊午，當屬無疑。但顧棟高在司馬溫公年譜凡例中說，乾隆元年，吳君大年「出一帙授余」，「視之，則明萬曆中涑水馬君繼所輯公年譜也」，似誤以爲萬曆所編，與上述不合。楊殿珣先生所編中國歷代年譜總錄，既收有明馬繼編溫公年譜六卷，明萬曆年刊本；又在待訪年譜簡目中列有明司馬露編司馬溫公年譜。又誤一書爲兩書。實際上，司馬露既校梓馬譜，「以傳永世」，便沒有另編新譜的可能。顧棟高在爲司馬光撰譜之前，並不知有馬譜存世，可見當時傳本已稀。據了解，明萬曆刊本現今只存三部，分別藏在北京大學、山東大學、杭州大學，或即司馬露校梓的原本。

馬譜六卷，前五卷依年譜事，後一卷爲附錄。王遠宜稱，馬氏「好學博稽，集羣書而譜之，蓋君實功臣也」，確實，馬氏的草創之功不能抹煞，馬譜還保存了若干後人難以見到的資料。但是，該譜「事錯出而無歸，言半削而未盡」的缺點，也是存在的。馬氏在凡例中說：「是編仿歐陽文忠公、盱江李先生二譜例而修，但著作歲月，不暇悉紀，蓋公事績浩瀚，不勝其錄，其如盱江之可以文盡也。若其著述，自有傳家集在，覽者當自得之。」又說：「公歷任職官，嘉祐以前，史鑑頗略，時異制殊，不能悉考。」這已經說明馬氏對司馬光的著作歲月和

歷次任職的遷轉時間未能深考，所以馬譜中對司馬光言行事蹟的譜敘，往往不詳於的在何月何日。在某些史料的編排上，也難稱允當。

正因為馬譜有上述的長處和不足，所以顧棟高在編司馬溫公年譜的過程中得到馬譜時，一方面「得之狂喜」，認為「馬君為公鄉人，又經公十八世孫露校定，宜可信不誣，則公生之月日，與營葬天章公及樹碑之月日干支俱載，皆余所未及見者」；另一方面又「恨其書疏略且譌舛者不啻十之三四」，並指出馬譜的若干錯誤。詳見本書第二三頁。至於產生這些疏誤的原因，顧氏指出：「蓋雖子孫及鄉里之後輩，或就傳聞及他書訂定，未嘗以公之自著及誌銘之年月，細加推算，反不若數千里之遠，疏逃後進之考覈得真也。」正因為顧氏借鑒了馬譜的優劣，在定稿時取其所長，補其所短，才能做到了後來居上。

顧棟高字震滄，又字復初，江蘇無錫人。康熙十八年（一六七九年）生。康熙六十年（一七二一年）進士，授內閣中書；雍正年間罷職。乾隆十五年（一七五〇年），舉經明行修，授國子司業銜。二十二年（一七五七年），乾隆南巡時召見，加祭酒銜。二十四年（一七五九年）卒於家，享年八十一歲。著有大儒粹語二十八卷，春秋大事記表百三十一篇，毛詩類釋二十一卷、續編三卷，尚書質疑二卷，以及王荊國文正公年譜等。

顧譜編於雍正十一年癸丑（一七三三）之秋冬，「嗣後凡遇藏書家，輒訪求溫公事蹟，殘

編隱牒，靡不搜採，暨就正四方有道君子，增易改竄，易稿凡六七矣。」同上引。遺事中的一條按語，明云書於「丁巳六月」，即乾隆二年（一七三七年）六月；同年仲冬，劉氏求恕齋付梓。這說明該譜的初稿雖閱八月而成，但增補改易，竟進行了五年之久。顧氏治學嚴謹，一絲不苟，由此可以想見。

本書前八卷始於宋真宗天禧三年（一〇一九年）十月十八日司馬光生，止於宋哲宗元祐元年（一〇八六年）九月一日司馬光卒。它主要以蘇軾的司馬文正公行狀為藍本，質諸正史，參以他書，條貫離析，輯綴而成。每年每月，先揭其綱於前，次節錄其語於後，脈絡清楚，首尾完備，其中於熙寧、元祐兩朝事蹟譜敘尤詳。由于司馬光歷仕四朝，職任較多，史籍記其遷轉歲月往往語焉不詳；傳家集於文章、奏牘之下所注年月，也有若干遺漏或錯誤，加以馬譜考之不精，所以顧氏廣證博引，細予推敲，於闕略者補之，譌舛者正之，並在按語中一一注出，大都班班有據，足資參考，彌補了不少缺憾。八卷之外，尚有卷後和遺事兩卷，相當於本書的附錄。卷後依次輯入了司馬光死後從元祐年間贈封賜謚，到元皇慶年間從祀孔廟的主要史實；遺事則把散見於文集、筆記而又無年可考的有關資料加以搜集，為讀者提供了方便。

這裏應該提及的是，漢書揚雄傳把甘泉賦、長楊賦也詳載無遺，在保存和傳播文化史

料上是可取的。顧氏以此爲例，強調「寧詳勿略」，或者把章奏、書牘一一節錄，或者把序跋題記和盤托出，這種以文譜事的方法雖有所長，但又難免失之繁冗。司馬光編修通鑑十九年，年譜雖輯入了有關的主要事實和與范夢得書，但對編修通鑑的具體進度，劉攽、劉恕、范祖禹等人同書局的關係和作用，却未能深考。此外，顧氏對某些問題的評論以及史料的抉擇取捨等方面，也有難稱公允的地方。不過這並不影響其價值。到目前爲止，顧譜仍然是內容比較豐富，考證比較精審，使用起來也比較方便的年譜。

此外，清乾隆年間，陳宏謀（字汝咨，號榕門）在校勘整理司馬文正公傳家集時，曾參照馬譜等書另編司馬文正公年譜一卷，對馬譜的疏誤也有所訂正，鑒於陳譜已附入傳家集行世，這次編輯本書時便不再收入。

本書收入顧棟高和馬繼分別編撰的兩種司馬溫公年譜。顧譜採用上海古籍書店重印的求恕齋本；爲了讀者參考方便，放在本書之前。考慮到馬譜今天已屬難得，內容又不無可取，根據北京大學圖書館提供的膠片加以整理，放在顧譜之後。

這次整理時，爲了保存原書的面貌，對原書的體例和格式一般不予變動。只是在歷朝年號之下標注公元某某年，在顧譜目錄中標注本書所在的頁碼。馬譜原無目錄，現仿照顧譜目錄的體例予以重編，置於王、馬二敘之後，馬氏的注文和按語，在原書所用字號和格式

往往不一，爲了清晰起見，現一律改排小五仿，低正文二格。

在點校過程中，一般不改原文，以存其真；但是，遇到個別明顯錯誤而又確鑿有據時，則徑予改正。如顧譜遺事卷中有顧氏按云：「子康生於元祐二年庚寅，爲公年三十二歲。」司馬康卒於元祐五年庚午，時年四十有一，見於范祖禹所撰康墓誌銘，顧氏曾於凡例中予以考證，可知「元祐二年」實係「皇祐二年」之誤。見二六八頁。又如馬譜卷二治平二年「王廣淵除集賢殿」，「殿」今改作「院」；卷三熙寧二年，公曰：「布法何名爲變？若四益月朔，屬民讀法，爲時變月變邪？」又云：「刑新國用輕典，禮國用重典，平國用中典。」上句「益月」當作「孟月」，下句「禮國」當作「亂國」。凡屬此類改正，不再一一注明。

這裏需要說明的是，萬曆年間所刊馬譜，多有污漫或殘缺，其中尤以卷六爲甚。凡屬殘缺處，由李肇翔同志根據山東大學圖書館所藏一一核對後，予以補正，在此謹致謝忱。

爲方便讀者，把東都事略及宋史司馬光傳、蘇軾司馬文正公行狀、司馬文正公神道碑附錄於本書之後。范鎮司馬文正公墓誌銘，因已見於顧譜，故此從略。光緒十八年刊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一人物，載有司馬光父子以及宣、旦、里、富、宏、植等人的傳，與宋史等書記載大體相同，也不再附入；而卷一百九十四藝文中的有關碑銘、祠記、塑像記、祭文等，多爲他書所罕載，一併附錄於後，以供參考。

由於司馬光學問淵博，無所不通，本年譜所涉及的内容也相當廣泛；限於筆者的學力和水平，書中的缺點、錯誤，容或難免，希望讀者不吝指教。

馮惠民

一九八四年十月北京

總目

前言.....(一)

司馬溫公年譜 清 顧棟高輯.....(一)

司馬溫公年譜 明 馬繼編輯.....(二九七)

附錄.....(四二一)

丁巳仲冬

司馬溫公年譜

顧棟高輯

劉承幹校

司馬溫公年譜序

自古名儒大賢，靡不有年譜，以稽其學力之先後，出處之事蹟，然多出于門人子弟編輯成書。其次則年代遼遠，而景其遺風者，往往因其文以譜其事，如昌黎、廬陵年譜，凡有數家，今所傳呂汲公、洪興祖及胡柯、孫謙益諸人皆是也。

溫國文正公距今七百餘載，而年譜獨闕，凡公敷陳之章奏，往來之書牘，無由合諸正史，攷其本末，讀者病焉。幸賴公集中，篇目之下題所撰年月，而其要者或反闕遺，閒不能無差誤。竊不自揣量，輒因公篇目之散見者，合諸行狀、神道碑及宋史本傳、通鑑綱目，而諸家文集、名臣言行錄、百家小說及公書集中有自注者，俱採入焉，條貫離析，鉤稽同異，鱗次櫛比，凡排續八閱月而始成。

既成，而自公髫齡以及沒齒，粲然大備，覽者如執几杖于公之旁，而親公之謦欬談笑也。庸敢拜手以紀之曰：公通籍垂五十年，歷事四帝，凡朝廷大議無不與，然迹其爲相柄政，出生民於塗炭，厝宗社於奠安者，自元豐末年至元祐之九月一年而已。中間力爭大計而牴牾者有三：初與韓魏公爭刺義勇，繼與歐公爭濮王典禮，最後與荆公爭新法，皆章奏至

六七上，或至中書面白，甚且上章乞罷以去。嗚呼！荆公偏拘不足論，至如韓公、歐公，皆天下元老，而不能虛心採納，卒至貽一時之患，負百代之謗，其故何哉？韓公天才揮霍而自信太深，歐公忠愛有餘而讀書多泥，又不能無己見好勝。唯公忠厚質直，根于天性，學問所到，誠貫金石，自少至老，沈密謹慎，因事合變，動無過差。故其文不事高奇，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，參苓之可以已病。使有聖人者作，收而置之德行、政事、文學之科，吾知其不取彼而取此也。

譜凡分八卷，其事迹散在書冊而無年可附者，另爲遺事一卷，以附其後云。雍正癸丑仲冬下浣，後學棟高謹書。

序

昔讀開有益齋讀書志，知無錫顧君震滄曾撰溫公、荆公二年譜，心嚮往之，迄未能得。去年五月，海豐 吳仲飴侍郎自津寄此二譜來，受而讀之，喟然嘆曰：天下國家之盛衰，豈不在乎當國之一人哉？

溫公於天禧三年己未十月十八日生，於元祐元年丙寅九月初一日薨於相位；荆公於天禧三年九月二日生，於元祐元年四月初六日薨於金陵：年均六十有八歲。兩公生死，同在一年，而其學術之異同，政事之得失，朝廷之用舍，人材之進退，宋室之盛衰，合兩年譜觀之，粲然在目，其有功於讀史者匪淺矣。

震滄撰自雍正初年，取明萬曆中涑水十八世孫露及馬繼編輯年譜，補其疏略，舉熙寧、元祐兩朝之事詳悉無遺。又與溫公之消長，實惟荆公，因獨辨之，與溫公年譜相掎，而書亦並傳。

嗚呼！國家至百有餘年，豈無墮壞缺失，有待補苴，而況強鄰睥睨，用度侈糜，有大力者足以振靡而起懦，挽弱而爲強，豈不甚善。若以祖宗爲不足法，以天變爲不足畏，以人言